醫史

醫史卷之三

浚儀李濂輯

後魏書六人

李脩傳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畧盡其術鍼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

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徐謇傳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爲上

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上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愛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

蕃方窮冊英藥盡之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
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録可進鴻臚卿
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
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
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
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
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
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
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
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

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徐之才傳

徐之才謇之從孫也父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見南史之才幼而儁發長精于醫藥石多效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跟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

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藥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之才歷事諸帝

以戲狎得寵齊帝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弟之範亦以醫術見知位太常卿

王顯傳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天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術而不及亮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决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

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
心疾文明太后勑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謇云是
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鍼顯云按三部脉非有心疾將
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
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
療有効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
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
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
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
决必為刺史遂除北平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

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
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
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
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
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
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
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
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
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

顯蒙隨從饑哭徵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
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
削爵位饑執呼寃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
至右衞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
當富貴戒其勿爲吏部若爲吏部必敗由是世宗時
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世宗崩肅宗夜
即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
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傳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勲之大司馬外兵郎

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嘗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問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終鴻臚卿臨終戒其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寧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戒哉吾

没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脩遵父命景拓弟景鳳字纘叔位尚藥典御

周澹傳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疾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業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

以善鍼見知

後周書一人

姚僧垣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法

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
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
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
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
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
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
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
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

畧今古則為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
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
軍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
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
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
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
拘縶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
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
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
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
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
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
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
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
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
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
荆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
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
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文帝又遣使馳驛徵僧

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
此人望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
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
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
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
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
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
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
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
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

能决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
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
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
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
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
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
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
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
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

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
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諶曰君言
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諶歎異之
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
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
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
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
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
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
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

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勑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勑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

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庸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
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
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
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
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
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
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
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
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

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戒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惟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行于世

褚該傳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

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
所重賓客迎侯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
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
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
子則亦傳其家業

醫史卷之三

浚儀李濂輯

隋書二人

許智藏傳 許澄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之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巳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輙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大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

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舊唐書九人

孫思邈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

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
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
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
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之思邈
甞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
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
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
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
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
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

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

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
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
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
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
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
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
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
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

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
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
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
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
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
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
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
孫當爲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
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
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

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
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
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
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按新唐書思邈乃在隱逸傳蓋重其人不以
方技目之也中間紀盧照鄰問養性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愼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愼也愼以畏爲本故士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
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

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巳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此皆舊唐書所遺者故附録于傳後寔養性脩身之要延年却病之方也

許胤宗傳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

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洽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

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甄權傳　弟立言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甞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秘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垜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

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
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
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
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
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
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
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内有蟲
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
手小指惟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
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張文仲傳　李虔縱　韋慈藏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絶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

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惟腳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孟詵傳　宋俠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

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勑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

年九十三諡所居官好勾剝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時則有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録十卷行于代

醫史卷之四

醫史卷之五

浚儀李濂輯

宋史六人

龐安時傳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黄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盖

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之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
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
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
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
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
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効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
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
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
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
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

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絶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余嘗閱黃山谷撰龐安常傷寒論後序言其少時豪縱鬬雞走狗蹴鞠擊毬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盖其天資英邁故從事于醫而精妙絶人如此山谷又稱其

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遊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凡此皆傳之所未備故附録于後云

許希傳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

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輿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希至殿中省尚樂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僧智緣傳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于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臧訥令支等皆因以輸款韶頗忌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座卒

王克明傳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

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其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内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

安道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
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
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巳使金金接伴使忽被
危疾克明立起之郤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
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皇甫坦傳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瘉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嵗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

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錢乙傳

宋劉跂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反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姊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父所在又積數歲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槩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

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没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難俄以病免哲宗

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
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輙愈最後
得疾憊甚乃嘆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
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
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
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
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啖之閱月而
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
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轝之出没閭巷人或邀

致不肯徃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累累滿前近
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
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
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
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
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
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日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
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
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
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柰何以剛劑燥之

將不得前後溲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
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
怒使人數十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
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
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
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
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
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
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
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

病雖愈目張不能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内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法乙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或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

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
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
孺論百篇傳于世
河間劉跂曰乙非獨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
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
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逾月不寐今老矣
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
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可能復得之哉
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剟其章章
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按宋史有乙傳然不如跋所撰之詳諦觀宋史乙傳寔本跋所撰裁削成之頗有不可裁削者故余止錄跋所撰傳而宋史在其中矣

又按宋潛溪文集謂乙深造仲景閫奥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眞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世罕以嬰孺醫目之何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輯者非乙之本意也斯論可謂知言者

遼史二人

直魯古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走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脉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傳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

焉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類此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金史五人

劉完素傳

劉完素字守眞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

真矣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凉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河間劉守眞先生醫術精妙發古人所未發著宣明論原病式傷寒直格方三書盛已行于時晚年又著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凡三卷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脉攝生以及于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法無所不備而秘藏篋笥不以示人自序之曰余年二十有五志

在內經日夜不輟殆至六旬遇異人授以美酒椽斗許飲之面赤若醉醒後大有開悟攻療諸病左右逢原百發百中今著此書寔軒岐要妙之旨不遇當人未易授爾時大定丙午閏七月也

張從正傳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眞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

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河間探内經之秘大揚其道于大定明昌間而宛丘張子和益發揮而衍繹之子和有神醫名自稱曰戴人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盖非其好也於是退而與麻知幾常仲明輩日遊㶏水之上講明奥義辯析玄理遂以平日聞見及嘗試之効輯爲一書名之曰

儒門事親以爲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親者不可以不知也是書凡十四卷盖子和草創之知幾潤色之而仲明又摭其遺爲治法心要兵塵澒洞藏諸沓牙空穴中幸而復出人間謂非鬼神訶護之力可乎其中妙論精義不可縷述善讀者當自得之

張元素傳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

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爲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爲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説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元素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今存于世者皆後人之所傳

會非元素之眞書也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
之

李慶嗣傳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
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
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
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
傷寒論三卷鍼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傳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

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元史一人

李杲傳

李杲字明之真定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託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

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

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
苦險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藥之升
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
救君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
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
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
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
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
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

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
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
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脈大駭曰
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
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
者何也脈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
證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
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
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鍼刺骩中深

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𦙶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東垣老人傳　　元　硯堅

東垣老人李君諱杲字明之其先世居眞定富於金財大定初校籍眞定河間戶冠兩路君之幼也異於

群兒及長忠信篤敬愼交游與人相接無戲言衢閭衆人以爲懽洽處足跡未嘗到盖天性然也朋儕頗疾之密議一席使妓戲狎或引其衣即怒駡解衣焚之由鄉豪接待國使府君聞其妙齡有守也諷妓強之酒不得辭稍飲遂大吐而出其自愛如此受論語孟子於王内翰從之受春秋于馮内翰叔獻宅有隙地建書院延待儒士或不給者盡周之泰和中歲饑民多流亡君極力賑救全活者甚衆毋王氏寢疾命里中數醫拯之温凉寒熱其説異同百藥備嘗以水濟水竟莫知爲何證而斃君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術

有願曰若遇良醫當力學以志吾過閻易水潔古老
人張君元素醫名天下捐金帛詣之學數年盡得其
法進納得官監濟源稅彼中民感時行疫厲俗呼爲
大頭天行醫工徧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出己見妄下
之不效復下之比比至死醫不以爲過病家不以爲
非君獨惻然于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製一
方與服之乃效特壽之于木刻揭於耳目藂集之地
用之者無不效時以爲僊人所傳而鏨之于石碣君
初不以醫爲名人亦不知君之深於醫也君避兵汴
梁遂以醫游公卿間其明效大驗具載別書壬辰北

渡寓東平至甲辰還鄉里一日謂友人周都運德父曰吾老欲道傳後世艱其人柰何德父曰廉臺羅天益謙父性行敦樸嘗恨所業未精有志於學君欲傳道斯人其可也他日偕往拜之君一見曰汝來學覔錢醫人乎學傳道醫人乎謙父曰亦傳道耳遂就學日用飲食仰給於君學三年嘉其久而不倦也予之白金二十兩曰吾知汝活計甚難恐汝動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給妻子謙父力辭不受君曰吾大者不惜何吝乎細汝勿復辭君所期者可知矣臨終平日所著書檢勘卷帙以類相從列于几前囑謙父曰此書

傳汝非爲李明之羅謙父蓋爲天下後世慎勿湮沒
祕而行之得年七十有二實辛亥二月二十五日也
君歿迨今十有七年謙父言猶在耳念之益新噫嘻
君之學知所託矣

余閱元史李杲傳頗病其不詳而復採眞定
路儒學教授邛城硯堅所爲東垣老人傳以
益之然猶病其不盡載著述甚矣敘事之難
也蓋東垣所著有醫學發明脾胃論內外傷
辨惑論蘭室秘藏此事難知藥象論總若干
卷而試效方乃其門人羅天益所輯者也曾

齋許先生曰東垣之醫醫之王道也有志于
學醫者必盡讀東垣之書而後可以言醫

醫史卷之五